

中国

20世纪后20年

■陈传才 著

文学思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

文学思潮

第三卷

文学思潮



中国 20 世纪后 20 年 文学思潮

陈传才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 20 世纪后 20 年文学思潮/陈传才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ISBN 7-300-03689-9/G·770

I. 中…

II. 陈…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961 号

**中国 20 世纪后 20 年
文学思潮**
陈传才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 000

定价: 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言

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大地涌动的改革开放的春潮，鼓荡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轮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而且还带来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新调整，从而催化着传统与现代文化（文学）观念的激烈碰撞和中外文化（文学）思潮、流派的对话、交融。尤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华民族更以过去不曾有的姿态，主动迎接挑战，改变了五四以来“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被动交往的状态。因此，进一步开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动、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建设当代形态的中国新文化，已成为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共识和自觉追求。它激励人文知识分子立足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世界多元文化的智慧，以富有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崭新成果，构建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新文化大厦！

20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创新,得之于转型期社会与文化变革提供的“气候”和“土壤”。由于中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新浪潮的挑战,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意识的不断变化,从而引发了文学的现代性嬗变,新潮迭出,多元共生,相互激荡,良莠杂糅。既显现出文学现代性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特征。

20世纪初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就把反叛传统的政教中心论、凸显文学自身的特性与价值,视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起文学的又一次现代性嬗变,也是由此前隶属于政治社会中心向社会经济边缘的转移所促成的。从此“淡化”、“削弱”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诉求,张扬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的自由创造精神,强化了大众的、民间的意识和文学的娱乐功能,促进文学思潮、流派从一元向多元拓展。20年来,文坛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小说、女性“私人写作”和“新生代”文学新潮的交替衍生,使人耳目一新,从中窥见了这些凸显文学审美特性,重视语言、形式营造的新思潮、新文体的试验,往往参照了现代主义诸流派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段,提升了传统的审美中心论,既超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单一文学格局,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学景观;又导致文学对社会、历史的疏离,忽视对人的生存、发展的人文关怀。“新写实”、“后先锋”小说及“新生代”文学新潮,虽把审美视角转向了当代人的生存境况,但其世俗化与平面化的价值取

向，带有后现代文化的特征，致使文学的理性深度与人文精神仍然匮乏。

转型期文学思潮、流派多元共生格局的形成，反映了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天然的密切联系，以及文学意义生成中的“自律”与“他律”的复杂关系，进一步证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中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改变不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在于追求文学的审美性与功利性、个性化与社会性深度融合的当代形态。且不说王蒙的“四季”系列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以及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和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是如此追求现代性的；就是王朔的后先锋小说中的后现代“戏拟”或“戏仿”，也同西方后现代拆除深度模式的“解构”精神不尽相同，因为它主要表现为话语的摹仿和选取，目的仍是瓦解文学政治化一元话语，探索文学边缘化与雅俗互补的多元形态，以适应历史巨变中社会和多层次、多向度的文学需求。可见，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思潮、流派的多元共生尽管良莠混杂，但追求文学的社会审美价值仍是主导的价值取向；民间的、个人化文学话语在疏离宏大叙事话语的意义生成中，虽然出现了某些失重与独语的现象，却影响不了文学旨在探寻、表现当代人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总体进向。

二

20年间中国文学思潮、流派在变化发展中所显示的另一特征，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互补与融会。虽然张扬主体、自我的审美价值创造，追求文学自身的特性与意义是其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但生成于中国现实与历史传统中的现代性，无论它如

何超越再现论文学观与表现论文学观二元对立的模式，或如何参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神话与后现代的解构思潮，都离不开民族审美意识的取舍与阐释，结果是文学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必然以个性化与社会性的深度融合为基础，而审美价值的多向度拓展则以审美性与功利性的内在统一为创造机制。例如余华、刘震云等作家的主体化叙事对传统叙事方式的超越，及其对“心理现实”的强化与表现，都只是对传统理念本体或自然本体的超越和对生命本体的凸显，其成功之作（如《呼喊与细雨》等）并没有否弃文学的现实性及包括现实主义在内一切传统艺术方法的价值。既无法脱离自己经验生活的基因与客观时间的涉足，更难以违背各种叙事、抒情方式互为影响的艺术辩证法。这一切都源自于文学传统的影响和积淀，作家总是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中，体认现代性的创新离不开传统的有价值成分的参与和升华，遵循延续与变异的发展规律。而“新生代”的文学作品所以缺乏人文精神的内涵，恐怕与作家审美意识中的传统积淀薄弱有关。其欲望化的叙写方式是一种无根的制作，而不是超越传统的现代审美价值创造。

中国文学艺术的传统观念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关注现实人生的价值理想。因此，文学的发展总是执著于人文精神与多样化语言、形式的营造。无论是着眼于社会群体的儒家审美视角，抑或是立足于个体的道家审美视角，都把文学的审美创造指向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境界。其中，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虽然存在着严肃、高雅的价值层面与通俗、闲适的价值层面的区别，但“雅”、“俗”之间的互补与转化却是促进文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这说明中国文学传统的包容性与兼容性，不仅体现为儒、道、释文学观念的互补和“雅”、“俗”文学形态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共生；还体现于文学流派、风格的多元

元融合和艺术表现手段的杂糅、综合；一切成就卓著的作家，其个性、风格的形成，更是多元整合的结晶。正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与表现手段，成了当代作家现代性文学创造的基础和条件。当他们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新潮中吸取现代的审美意识和新颖的艺术技巧的同时，必然以现代思想和现代人的审美要求重新诠释、激活传统有生命力的审美意识与艺术经验，并进而看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的偏执与缺陷，从而体认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特质和发展方向。尤其在小说叙事方式与技巧的创新中，更不难发现，中国固有的和西方输入的不同叙事观念与方法，就是在撞击、互补中走向融合的。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西洋小说帮助中国作家重新发现传统文学的表现方法；中国作家对传统文学表现手法的阐述和运用，反过来加深对西洋小说的鉴赏能力，提高了学习借鉴西洋技巧的自觉……如此这般，移步换形，不断深入认识，以至切下其中任何一个片断，都很难简单地把它判为西洋小说的影响或者传统文学的启迪。”^①

三

中国文学思潮、流派多元共生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主导与多元协调、发展的现代价值构建。转型期的社会引发了人们对生存、发展的新思考，也启发了作家审美价值创造立足于人的感性生命的层面，进而探询和表现当代人的心灵世界的变化。尽管文学形象是艺术想象和虚构的产物，但都保留着感性生命的鲜活血肉。作家对现实人生的审美体验，必然浓缩于作品人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物的经历和内心活动之中，即使是抒情诗也往往饱含着抒情主体的经验生活与生命情感。正因为如此，作品才能引起读者的兴味或共鸣，那些关心自身的生命遭际或希望从作品描绘的人生图景中窥见自己影子的读者，才会受到强烈的感染，并在丰富自己的内心生活的同时，提高了审美趣味。但是，文学意义与价值的生成却不停留于此，当代人的个体存在总是与社会、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因而不满足于对自身的生命状态的观照，必然要求文学创造由个体的感性生命的层面进入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的领域，探寻人生的意义，表现生命的价值。于是，感性生命表现的单纯性，就为更加复杂的情感活动与人性描写所超越。在这种超越中，文学也从致力于描写个体人的遭际转向揭示社会群体的普遍处境和人生追求。那些回避人生理想追求的“新写实”小说和过于私人化的写作方式的缺憾，或许就是局限于人的感性生命的观照与表现所致。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应忽视文学的自我价值与社会审美价值内在统一的规律。诚然，文学是主体审美创造的产物，是最富于个性化与独创性的，惟其如此，才形成了文学流派、个性与风格的多元景观。但是，文学活动是一个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系统结构，包括由作家自身构成的创作主体世界和由读者—社会构成的接受主体世界。前者生成文学的自我价值，后者生成文学的社会审美价值；自我价值只是为文学价值提供潜在的可能，它制约着文学价值的审美、文化指归及其艺术质量，而当它进入接受主体的鉴赏活动后，才衍化为社会的审美、文化价值。因此，对这两个相依相续的环节的任何割裂，都将导致文学价值天平的倾斜与失重。一切强调文学的自我价值而排斥社会价值的思潮、流派，都把文学价值的生成与实现束缚于作家个体与文学文本的内部，切断了作品（文本）与读

者的沟通，甚至拒绝文学走向社会。其实，作品（文本）蕴含的社会审美、文化指归，必然要通过读者的鉴赏活动而作用于社会；潜藏于作品中的文学意蕴，必然要经过读者的解读和批评家的价值评判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群体的精神生活。所以，人们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有无价值的最后尺度不是别的，而是看它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主体的审美、文化需求。文学价值取向的多层面与多向度，改变不了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即精神向实践领域的回归和个体活动向社会领域的延伸。

可见，尽管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接受）活动是通过单个人而实现，却不只是个体主体的行为，更属于一定社会、群体的行为。因为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所产生的价值评价的差异，反映了社会主体之间不同的文化素养、精神需求与利益尺度的差异；而从作品（文本）构成的多层次性来看，既是创作主体价值选择的多样化的反映，又是不同文学思潮、流派和风格形成的条件。而思潮、流派和风格总是属于特定时代、社会和民族的，并通过多元化的艺术形态呈现出来的。因此，中国文学的现代价值构建，不可忽视多元价值选择中的主导观念和主导形态，当代的时代精神与审美价值的探索与表现，“应成为多向度价值选取的核心和多种价值、功能协调统一的纽结点”^①。这样，才能不断满足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提高接受主体的审美理想、趣味与能力，优化社会的精神文化环境，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文学的特殊作用。

^① 陈传才：《论文学价值的层次性与动态性》，载《文学论集》第11辑，4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目 录

导 言	(I)
-----------	-------

上编 文学在新旧交替中孕育变革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	(6)
第一节 质询“文革”悲剧的“伤痕”、“反思” 文学	(7)
第二节 拨动变革社会心理之弦的“改革”文学	(11)
第三节 观念的更新催化现实主义的发展	(20)
第二章 文学观念、模式的拓展	(32)
第一节 文学视角从政治进入历史、文化深层	(32)
第二节 艺术表现从写实到寓意、象征的凸显	(42)
第三节 文化意识的觉醒深化现实主义创作	(63)
第三章 关于现实主义流变的理论阐释	(67)
第一节 重新认识现实主义思潮的本质特征	(68)
第二节 探索现实主义文学的多种创作方式	(74)

第三节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冲突与互补	(79)
-----	-----------------------	------

中编 社会转型与文学的现代性嬗变

第四章	张扬审美自由的新潮文学实验	(89)
第一节	在现代意识探求中崛起的先锋文学	(90)
第二节	实验性小说的“文本主义”情结	(99)
第三节	“文本主义”思潮与本体论文学观的影响	(109)
第五章	新潮文学走向迷遁的原因	(115)
第一节	新人本主义哲学对文学社会性的拒斥	(116)
第二节	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对人文主题的疏离	(132)
第三节	新潮文学实验对现代性意蕴的误读	(140)
第六章	探寻文学现代性构建的理论基点	(147)
第一节	重构文学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观念	(147)
第二节	形成审美性与功利性相融合的价值系统	(170)
第三节	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179)

下编 面向新世纪的多元文学探索

第七章	20世纪90年代多元文学思潮、流派透视	(197)
第一节	“新写实”小说彰显了民间叙述的立场	(198)
第二节	王朔的后先锋写作引发人文精神的争论	(212)
第三节	女性创作从写“我们”到写“我”的变化	(220)
第四节	围绕新现实主义的命名所展开的讨论	(232)

第八章 探索文学意义生成的广阔空间·····	(237)
第一节 文学是主体对象化的审美物化形态·····	(239)
第二节 追求现代文学价值创造的多元话语·····	(245)
第三节 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审理与辨析·····	(257)
第九章 走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创新之路·····	(269)
第一节 关于新时期文学思潮嬗变的宏观思考·····	(269)
第二节 在文学的现代性变革中推进理论建设·····	(280)
第三节 加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	(290)
后 记·····	(297)

上
编

文学在新旧交替中孕育变革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望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变革伊始的特殊景观，将重新感受到文学与大地、与人民心声的深切关系。然而，这一次立足于十年“文革”浩劫的废墟上呼唤中国社会和文化改革、开放的变革，其初始的声音虽然类似五四时期的“呐喊文学”，却不同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奔放、乐观，愤慨、伤感成了那时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主要色调。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出现，适应了当时政治上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运动的现实要求，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激发了人们对造成“文革”灾难的极左政治与现代迷信的否定和反思。因此，这些现实主义新作是同“文革”期间“瞒与骗”的伪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它们恢复了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批判现实的创作原则，正视“文革”灾难带给人们身心的伤痛，凸显了文学表现社会及人们自身悲剧的新主题、新内容。《伤痕》的女主角王晓华，原以为自己的不幸是由于母亲的历史问题造成的，当“文革”结束明白了家庭的不幸的真正原因之后，对于含冤死去的母亲的忏悔与悲痛之情，就蕴含着反思、批判极左政治的思想震撼力量。而《班主任》关于人性扭曲的故事和“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号，以及《冬天里的春天》、《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等作品所表达的劫后余生、痛定思痛的深长叹息，更把个人的悲剧与社会、民族的悲剧血肉相连，引发人们去思考产生悲剧的根源。而作为英雄悲剧典型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更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英雄形象赋予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深刻内涵，虽然其悲剧性格的类型不同于《天